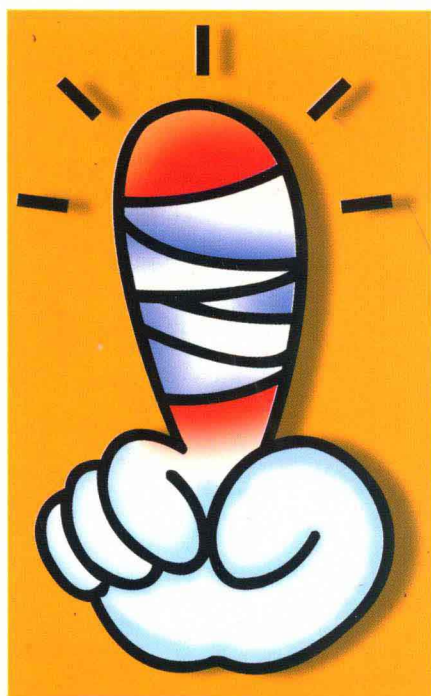


显微外科在骨科中的应用研讨班

讲义



主办单位：湖南省医学会 长沙市第三医院
二00四年十月·长沙



成长·悦读

Contents
目 录

一枚瓶盖	/ 1
爱	/ 3
开在窗玻璃上的花	/ 6
不要晒脸	/ 10
让妹妹好好读书	/ 13
与百万富翁擦肩而过	/ 16
儿 媳	/ 18
救 助	/ 21
护旗手	/ 23
爱情的滋味	/ 25
校长的右手	/ 28
武 子	/ 31
谁知盘中餐	/ 34
握 手	/ 37
笑 脸	/ 40
借 钱	/ 43
谁的责任	/ 46
好 景	/ 49

路 过 / 52

站直了 / 54

上 学 / 57

谁叫你没能耐呢 / 59

说 谎 / 61

谁叫我是你爸爸 / 64

锁 / 67

一元钱 / 70

谁敢误人子弟 / 72

窗 / 75

折竹签 / 77

你就是不能打我 / 79

谁言寸草心 / 81

抹灰工老张 / 84

平 头 / 87

谁看见了小偷 / 89

我是这样成为考古学家的 / 92

一只鸟 / 95

包谷熟了 / 97

锄禾日当午 / 100

干啥吃咱一顿饭 / 103

婚 事 / 105



成长·悦读

目 录

Contents

一枚瓶盖

回家的路上，总能看见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很小心翼翼地地上捡起一枚瓶盖，捡起瓶盖抬起头的那一瞬间，他灿烂的笑容深深地打动着。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走过去，走到孩子的面前，问孩子：“你天天捡瓶盖做什么？”

孩子对一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提问感到不自然，脸有些红，不太情愿地说：“给我的爷爷呗！”

我问他：“爷爷要瓶盖做什么？”

孩子的脸突然涨得紫红，低垂眼睑蚊子似的小声说道：“爷爷……是捡破烂的。”

我一下子被孩子感动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啊！他知道给捡破烂的爷爷捡瓶盖。我摸摸孩子的头，赞赏孩子说：“你真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孩子毕竟是孩子，我的称赞使他的脸上有了一丝得意，他的脸也不再紫红，他说：“可是，爷爷很脏，爸爸妈妈不让我找爷爷。”

我为孩子的父母感到羞愧。我注视着孩子的眼睛说：“你是不怕爷爷脏的，对吧？”

孩子眨动着眼睛，摇摇头胆怯地说：“也怕！”

我的心抽搐了一下，从孩子的手中拿过瓶盖问孩子：“那你怎么还给爷爷捡瓶盖呢？”

孩子转头四周看了看，然后神秘地凑到我耳边说道：“叔叔，我告诉你，我一回就捡一个。”

“一回就捡一个，为什么呀？”这也正是我想问孩子的。我发现孩子确实是一回只捡一枚瓶盖的。

孩子的回答让人意想不到，孩子说：“多了也没用。”

“怎么没用呢？你知道爷爷要瓶盖做什么吗？”我不快地问孩子。

孩子的回答十分响亮：“怎么不知道啊，换钱呗。”

我觉得我应该开导一下这个孩子了，我对孩子说：“爷爷为什么要捡破烂换钱呢？你就捡一个瓶盖能卖多少钱呀？”

孩子却笑了，他的笑明显带有对我的轻蔑，不屑地对我说道：“叔叔，你真傻，我捡一个瓶盖给爷爷，爷爷就会给我买很多很多好吃的……”

我一下子惊呆了，这是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呀！我突然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发胀发酸，慌忙逃离了孩子。

可是，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能够摆脱手中的瓶盖吗？

爱

他是一名医生，他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他们工作在同一所医院。春天来临了，他们感觉很幸福。并不是因为春天来了感觉幸福，而是因为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孩子即将出生，这让他们有一种惶惶的要为人父人母的幸福感。

这天早上，他对休息在家的妻子说：“明天你就回医院住院吧，同事们还问你呢！”他的妻子笑笑，点点头。他过来，两手环拢着妻子的腰，耳朵轻轻贴在妻子隆起的肚子上听，仰着脸兴奋地对妻子说道：“他不想呆在里面了，真要出来了。”然后一脸幸福地上班去了。

这时候，SARS 已经在南方城市出现了。这里虽然还没有，但已是高度紧张了，他和同事们一样，心里都悄悄地庆幸着 SARS 没有光临这座城市。他们知道 SARS 的危害性。如果这座城市出现了 SARS 患者，那么，他们的医院是接收 SARS 患者的合格医院。作为医生、护士，他们知道他们将面对和意味着什么。

他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来临了。事情的发生对他来说还具有一些戏剧性，当他做完手术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这座城市第一例 SARS 患者也住进了他们医院，同时，他和医院里所有的医生护士一样，失去了走出医院大门的自由。

就在被告知不能走出医院大门时，他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妻子在电话里痛苦地叫道：“你快回来吧，我肚子痛得厉害，怕要生了！”

他手猛地抖了一下，电话险些脱手。但他迅速镇定下来，他是一名技术和心理都十分优秀的医生。在一次次的大手术中对突发问题他都能够用最短的时间稳妥地处理好。他对电话里呻吟的妻子说道：“我现在不能回去。医院里有了非典

型性肺炎患者，所有的医护人员全部不准走出医院大门。”

妻子焦急地喊道：“我很疼，是真的要生了。”

他脑门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想放下电话去找院长，但这个念头只是闪了一下，立即消失了。他知道他不能那么做。现在，他们每个医护人员都可能是“非典”病源的携带者。他立刻对电话那边的妻子说道：“现在，只有靠你自己了，别忘了，你是个护士，我相信你……能够做到……”他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剧烈地颤抖。

他听到了妻子大声喘息的话语：“你等着，我打电话给你。”

电话挂断了。他握着话筒，一脸的汗水。他和妻子都是从外地来到这座城市的，在这座城市里，他们没有一个亲人。

等待是痛苦不堪的，每一分钟他都感觉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他在无边的黑暗中艰难地跋涉着，焦灼而心痛地寻找着黎明。不知过了多久，电话响了，他猛地睁开眼睛，一缕阳光从窗外射进来，落在他的脸上。他缓慢地拿起电话，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从电话里跑了出来。一刹那，泪水夺眶而出。身后响起了一片激动热烈的掌声，许多同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后，正目光殷切地望着他，祝福着他。

妻子疲惫的声音传来：“你不用担心我，整个楼的人差不多都来了……”

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你放心吧！你爱人就交给我们了，等你回来时，保证你爱人和孩子都白白胖胖的。”电话里响起了几个妇女欢快的笑声。

他哽咽着道：“谢谢，谢谢你们。”

放下电话，他和他的同事们微笑着出现在了患者面前。

不断有 SARS 患者被送来，每位 SARS 患者都看到了一张张快乐迎接他们的笑脸，像春天的微笑。他和他的同事们把这春天的微笑送给了每一位患者，让他们看到希望和阳光，让他们用微笑去战胜死神。

他不幸感染了 SARS 病毒。

作为医生，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透过病房的玻璃望了望医院大门，大门外的街道上偶尔有一两个人匆匆走过，白色的口罩像一道闪电，刺痛了他的眼睛。

他把电话打给妻子，用手机在病房里打给妻子，他平静地对妻子说道：“我

感染了。我真想看一眼你和孩子。”

他听到了妻子的哭声。

他笑笑说：“别哭，还没那么严重。你把奶哭没了饿着我儿子，我可饶不了你。”他努力地对妻子玩笑着说。

他喘息渐渐困难了，他知道，同死神争夺生命存在的时刻就要来临了。他说：“我可能不再给你打电话了！”

他听到妻子不容置疑的口气：“别忘了，你是一名医生，你有在死神手里夺回生命的能力，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一周后，他妻子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声音微弱，但透着丝丝活力。电话接通后，他对妻子说道：“让我们的儿子接电话。”

开在窗玻璃上的花

他回到家的时候，新闻联播已经开始了。

妻子躺在沙发里，拿着一本书看。她总是这样，让电视作为收音机伴随着她读书。他进屋，妻子就起身，把早已做好的饭菜端来，然后俩人默默地吃饭，不时地望一眼电视。妻子已不再唠叨他回来得晚了，因为他经常要忙到这个时候才回来，妻子不得不习惯他的晚归。

电视里出现了一幅北方城市举办冬运会的画面，他突然停下筷子，望着电视屏幕，他注意到画面里的人呼出的团团白雾，还有从天空飘飘飞落的雪花……他瞬间迷失了自己，神情迷离，自语地说道：“我的老家，也该是隆冬了。”

妻子就好奇地瞪大眼睛去瞧屏幕，那幅画面已经闪逝了，她是一个从没有经历过寒冷的冬天和见过落雪的南方女人。她望着痴迷的丈夫说：“你老家冬天里也是冷得窗玻璃都结冰吗？”她是从书里面读到的。

他醒过来，把目光投向了窗户，透过窗玻璃清晰地望见了窗外昏暗中的一片绿色。幽幽地说道：“是的，冬天里窗玻璃都开花。”

“开花？”妻子把目光惊奇地投向他，她问：“窗玻璃怎么能开花呢？是贴的那种剪纸花吧。”

他收回目光，望着妻子，没有回答她。他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已经有十年没回北方的老家了，老家寒冬里开在窗玻璃上的花，已经在黯然流逝的记忆里开始融化，小溪流水般地奔向远方……他说：“不，不是剪纸，是窗花，自然形成的，在窗玻璃上结成的冰花，只有寒冷的北方冬天里才能生成，很

美，很漂亮。”

妻子就凑到他的眼前，仰着脸有些天真地问：“那花开得很大吧？”

“大，大！”他突然跳起来，神情昂扬，激动不已地说道：“我要回老家，看看老家的窗花。”他觉得他一时一刻都不能再等下去了，仿佛冬天会在一夜梦醒后就过去了，明天的老家就会是春天般的温暖。

老家的春天就像这里一样，是不会有窗花的。“我现在就走。”他说。

妻子惊讶地张了张嘴，起身去给他整理行装。她知道他决定的事情是不容更改的，她能理解他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她喜欢男人雷厉风行的劲头。她把背包挎在他的肩上柔柔地说：“我不跟你回去了，给妈妈她老人家问好，让她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媳。”妻子说话的声音像是被寒风吹着了，颤颤地让人觉得冷。

他微笑着点点头，他想不出生在南方长在南方的妻子能否承受得了北国的寒冷。他说：“我回来告诉你窗玻璃是怎么开花的。”

他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倒了两次汽车，才回到老家。

年迈的母亲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站着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她已经有十年没有见到他了，但她每年都会收到儿子寄给她的一大把钱。

他站在母亲的面前，突然间感觉到母亲忽远忽近……

他对母亲说：“儿媳要跟回来看你，我没让。”母亲笑笑说：“看我干什么，咱这儿还不冻坏她。”母亲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满意地说：“她对你好吧！”

他使劲地点点头。

母亲说：“那就好。”

从他进屋的那一刻起，母亲就不停地烧炕。母亲把炕烧得滚烫滚烫的，热得他都不敢用手摸。他问母亲：“早晨的时候，窗玻璃还结冰花吗？”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结，还是很厚的一层。这比不得南方……”

他欣慰地笑了。

他一夜睡得十分踏实，香甜。他找到了童年时的感觉，在外边疯够了，跑累了，回到家中一头扎在母亲的怀里，躺在母亲烧得热烘烘的火炕上，让母亲揉着冻红的小脸……一觉醒来，天就会大亮，屋里的凉气便会向他压来，使他赖在暖被窝里不愿起来，在母亲“太阳已经照腚”的笑骂中飞快地穿上母亲已经用自己的被窝捂热了的棉袄棉裤。

他醒来时，天真是大亮了。屋里是温热的，炕还热得有点烫脊梁，根本就感觉不到一丝凉气……他慌忙坐起身来——看见了清晰透亮的窗玻璃。

母亲进来，给他端来冒着热气的洗脸水。他想问问母亲，窗玻璃怎么没有结冰花呢？他害怕母亲问他问这个干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母亲。他想，明天他醒得早一些就是了。

入夜，他在睡梦中被一阵轻微的瑟瑟声闹醒了。他看见了一丝火光，从灶间里透出来。他慌忙地跳下炕，扑向灶间，他想到失火了。扑进灶间——他瞧见母亲正不时地往灶口里添柴，红红的火光闪映着母亲一张慈祥而又苍老的面容……那一直热得烫手的火炕，原是母亲夜间在不断地烧着柴火。

母亲看见他，立刻大叫起来：“快进去，快进去，冻着。”母亲过来推他，母亲的力气很大，让他无法站稳，他又回到了热乎乎的被窝里。

他心酸地对母亲说：“不冷，别烧了。”

母亲就笑说：“忘了你小时候冻得起不起炕的时候了。你在南方都呆惯了，北方的冬天这么冷，你哪还受得了。”

他说：“跟我去南方吧，南方不冷。”

母亲摇摇头说：“不，我不去，南方热得要命，我在这里呆惯了，离不开。”

他有些忧伤，不说话。

母亲感觉到了他的忧伤，母亲说：“你年年给我邮那么多钱，全村人都夸你有孝心，那么远还惦记着妈……其实，妈跟你一样，就是呆得顺服了，顺服了，南方北方都一样，还不都是一个活。”

母亲的脸色有些红，屋里此时的温度那么像南方，甚至比南方的温度还要高。他说：“妈，不用再烧了，够热的了。”

母亲伸手给他掖了掖被角，说：“睡吧，烧热点免得冻着你。”

他固执起来，像个孩子似的说：“妈，你也睡吧，你不睡，我就不睡。”

母亲就笑笑说：“睡，我这就去睡。”

母亲走后，他一直没睡，他又听到灶间不断地响起母亲往灶口里续柴火的沙沙声，他在沙沙声中泪水汹涌。

天色将明的时候，他却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他看见了窗外纷扬的雪花。下雪了，气温又降了，而眼前的窗玻璃还是没有一点冰花，他清澈地看见雪花旋

转着落下来。

母亲睡着了，睡得很香，靠在他的脚旁。窗前不知什么时候母亲放了两个火盆，一缕青烟袅袅升起。

袅袅青烟中他看见了自己小时候，常常在下雪的早晨，趴在窗台上，用舌头舔、吹气去融化窗玻璃上厚厚的冰花，那一幅幅茂密的森林，形状各异的冰雕一圈圈地融化了，透过玻璃去看落雪……

他把目光收回来，去看母亲，母亲睡熟的脸上挂着浓浓的笑。母亲满头的白发渐渐模糊了他的眼睛，他喃喃地说道：“花开了……”

他回到了温暖如春的南方。

妻子欢喜地迎上来，兴奋地说：“电视里说北方又下大雪了。你看见窗玻璃开花了吧！什么样？像什么？”

他望着窗外的一片绿色，像是对妻子又像是对自己说：“像什么？像森林，像冰雕，像云，更像母亲的那头白发……”

不要晒脸

书生只是我们公司新投资开发的新贵小区的一名建筑工，新贵小区是我负责的工程，开工建设开始，当包工头领着一大群民工走进工地时，我一眼便注意到了夹杂在那些民工中的书生。他要比那些民工白了许多的面孔，以及文质彬彬的气质不容你不一眼就注意上他。我望着书生问包工头：“怎么还有个白面书生呢？”包工头嘿嘿一笑说：“您还真说对了，还真就是个书生，念完大学三四年了也找不到正式工作，有时就跑来干这个，虽然力气不大，但肯下力的。”

我微笑着挥挥手，让包工头领着夹杂着一个白面书生的庞大民工队伍开进了工地。这年头，念完大学找不到工作的人太多了，虽然像书生这样当民工的没有见过，但也不该算是太过稀奇的事。虽然不太稀奇，但每进工地，我都不由得要关注一下书生。的确，书生干活儿肯卖力气，不过，在劳作的过程中，他不像那些民工，一热就打赤膊，他总是把工作服穿得整整齐齐，而且在安全帽下还扣了一顶宽边大沿的草帽，使整张脸都躲在宽边草帽的阴影中。他这一近乎另类的装束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把他叫到跟前，指指他安全帽下的大草帽问：“怎么还戴个草帽？”

书生的脸红了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怕晒。”

安全帽下扣着一顶草帽的书生，成了工地上一道极不和谐的风景。民工们经常取笑他这道风景。虽然被取笑，但他却坚持不把这道风景改变和抹去，就让这道风景从开工一直到完工。

就在建筑队撤出新贵小区，小区户主开始入住时，书生又来到了新贵小区。

书生是来找我的。见面后，未说话，书生的脸先红了，讷讷地说：“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望着历经温热的春天火热的夏天都没有晒黑脸的书生，想不出他想让我帮他什么忙。我说：“你说，看我能不能帮上你。”

书生的脸更红了，望了一眼闪闪放射着高贵光芒的新贵小区，下了很大力气地说道：“我想借个楼房用两天，就用两天。”

我吃惊地望着他：“你要借个楼房用两天？”

书生慌忙说：“不是借，是租，租两天。”他伸手从兜里掏出一沓钱说：“我刚算的工钱，你看看需要多少租金。”

我摇摇头说：“不是钱的问题，小区的每栋楼房都是有主的，我没有权力租给你。即使有想出租的，也不可能只出租两天的。”

书生充满渴望的脸顿时灰白了下来，沮丧地望着小区里的漂亮楼房。

我疑问道：“你干吗要在这儿租楼房呢？而且还只租两天？”

书生神色哀伤地说道：“我父亲要来看看我。这个小区的楼我跟着建的，熟悉这里，如果他问我小区里的情况，我能说得上来，别的地方我不熟。我父亲只呆两天的。”

我心里刷刷地一下，我说：“你不想把脸晒黑也是为了让让你父亲看的吧？”

书生点点头，伤感地说道：“我是我们村唯一念出书来的人，我父亲是唯一支持我念书的人，他始终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念了书才有大出息的。可他没想到，我念了大学同样也没像他想象的那样出息。我不想让他伤心，更不想让村里那些反对和嗤笑他让我念书的人笑话他，我告诉他我在大公司上班，挣很多钱，住高贵楼房。”大滴的泪珠从书生的眼中滴落下来。

我拍拍书生的肩膀，同情地说道：“读了大学找不到工作的人多了，你还行，没工作还肯到工地做工。你父亲应该为有你这样的儿子高兴的。”

书生摇摇头：“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父亲知道，他费尽心血供我读书的结果是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就帮帮我吧，我父亲明天就来了。”书生把手里的钱往我的手里塞。

我推开书生的钱，想想说：“这样，有一户正在装修，我跟户主关系还行，我去找他，你明天把你父亲领来，就说是你的楼，正在装修，我配合你。然后把

你父亲领到旅馆去住，用这钱带你父亲在城里逛逛吧。”

书生激动得泪眼蒙蒙，声音沙哑地说道：“谢谢！谢谢！”

我也有些激动地说：“不用谢，谁都有父亲。”

第二天，书生领着他的父亲来了。一进小区大门，我立刻迎了上去，恭敬地笑着对书生说：“李先生好，来看您的楼装得怎么样了！”

书生脸上掠过一丝慌乱，连忙点了一下头。我前头带路引领着他们走进小区里。

从楼里出来，书生的父亲很高兴，脸上的喜悦掩饰不住地流淌出来。走到小区门口，书生的父亲站住了，恋恋不舍地回望了一眼小区，有些羞涩地对书生说道：“能不能……在这儿照个相？”

我立刻明白了书生父亲的意思，他一定是想在这儿照张相拿回去，给村里人看，告诉他们，他的儿子有多出息，住这么好的地方，他让书生念书是对的。我忙说：“你们等一下，我去找个相机。”我拿着相机回来，书生和他的父亲已经在小区大门前站好了，他们的身后是亮丽华贵的楼区。按下快门的一瞬间，我看到书生父亲紧紧地抓住了书生的手，脸上的笑容无比灿烂。

书生拿着相机去洗相，让父亲在这儿等着。看着书生身影消失，书生父亲突然冲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书生父亲的这一举动把我闹蒙了，我连忙扶起老人说：“老人家，你这是干什么呀？”

书生父亲抬起头，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老人说道：“谢谢你，帮我儿子圆了一个父亲的面子。不过，你别告诉他我知道他不是在大公司上班坐办公室的。”

我忙说：“老人家，你说什么呀？李先生真是在大公司上班的。”

书生父亲苦笑着摇摇头说：“虽然他的脸色是像坐办公室的，可照相的时候，我抓着他的手，他的手掌里全是干粗活儿磨下的茧子呀，比我这手掌的茧子还多呢！”

让妹妹好好读书

要去桂林，在北京西站候车。

离发车还有一段时间，便买了一张报纸翻读。正读得津津有味，一阵细弱的歌声飘进耳中，忍不住抬头寻找，是不远处的一个与我女儿同样大的小女孩在唱歌。我原以为也是随同父母出行的孩子，因憋闷无趣而歌唱的，细细一看，发现并不是，唱歌的小女孩是在用歌声向旅客乞讨的，正在一位看书的旅客面前吟唱乞讨。小女孩是南方口音，我这个很少南行的北方人听不大懂，但咬文嚼字听得出是一支祝福的歌。然而，小女孩的祝福歌并没有打动看书旅客，看书旅客仿佛全身心沉浸在了书中，没有听见小女孩的歌声似的。周围的旅客也近乎麻木地望着歌唱的小女孩，麻木得连谴责看书旅客和同情小女孩的目光都没有。毕竟，我们经常看到车站看到乞讨的孩子，也经常被乞讨的孩子拽住衣襟。

小女孩的祝福歌唱完了，并没有得到她歌唱的报酬，看书旅客连头都没有抬一下，虽然她的歌值不了几个钱。小女孩沉默了一会儿，殷切的目光不情愿地离开了看书旅客，寻找下一个她认为可能有所收获的旅客。看书旅客身边的旅客们慌忙地低了头，或旁视，避开小女孩的目光，有两个旅客起身走开了。

我把手伸进兜里，摸捏到一张十元的钞票，等待着小女孩朝我走过来。我总是被乞讨的对象，无论在车站还是大街上。我不是有钱人，但我略胖的身躯使我像个有钱人似的。更让乞讨者把我当作重点目标来乞讨的原因，是我长的比较面善，乞讨者是喜欢向面善之人行乞的。而面善的我，每每遇到乞讨的人，或多或少都要施舍一点的，不施舍好像就觉得对不住自己的一副善面似的。可一次施舍

十元钱，在我施舍的历程中还是少有的，但这次我决定给这个小女孩十元钱，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她跟我女儿一般大，正应该在父母的身边撒撒娇，穿着漂亮衣服去上学，而不是身上的紫花布衫脏脏的，在这里向人歌唱乞讨。她的父母可能在某个角落里隐藏着，远远地注视着他们的女儿，等待着小女孩得到旅客施舍的钱后欣喜地奔向他们。

小女孩在看书旅客的无动于衷中失望地移开了脚步，目光充满希望地寻找下一个可以乞讨的目标。虽然我想到了小女孩会选中我，但当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时，我的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有些害怕她向我走过来。我知道自己害怕的不是小女孩，而是其他旅客的目光，他们会在我给小女孩钱后，目光疑问、不解、嘲讽甚至谴责地投射于我，而不是赞赏。向人乞讨的行为是不被社会推崇和赞赏的，如此，被乞讨的人也不会被赞赏和推崇。

小女孩满怀希望地向我走过来了，她失望的目光又迅速充满希望，我甚至能感受到她满怀希望而喷发出来的热热的气息。我捏住了十元钞票，准备在她来到我面前时，在她开口歌唱祝福我时赶快送给她，让她的希望不再失望，让她的欣喜成为意外惊喜。

我已看得见小女孩瞳孔里我微笑的脸，小女孩已与我近在咫尺了。

就在小女孩来到我的面前停住脚步，满脸期望要开口歌唱时，始终在我身后玩耍的女儿突然跳了出来，跳到我的面前，扑到我身上，伸手搂住了我的脖子，目光惊奇地望着站在眼前的小女孩。我看见小女孩脸上浓浓的希望瞬间飞散破碎，随即腾起一股复杂的惶乱。迟疑了足有半分钟，小女孩突然转身跑去，飞快地向候车室外跑去。

我连忙放下女儿，快步向候车室外撵去。我不想让一个同我女儿一样大乞讨的孩子一无所获，虽然十元钱并不能改变她的现状，但我还是应该让她感到希望的存在。一股悲凉的东西从我的心里流淌出来，我知道小女孩突然跑去，一定是被我女儿缠绕我的幸福狠狠地痛打了一下，她毕竟还只是个孩子啊！

在候车室外撵上小女孩，我紧紧拉住小女孩的手，把钱塞到她的手中。小女孩望着我，双眼瞬间盈满了泪水，猛然把我塞到她手中的钱又塞回我的兜里，对我说了一句话，起身跑掉了，很快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